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天史 第八卷 驕□六案

一、武乙得天 商武乙無道，為偶人，謂之天神。與之博，令人為行天。人不勝，乃辱之。又為革囊盛血，仰而得之，名曰「得天」。田於河洛之間，迅雷震天。

論曰：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愚哉武乙，以天為戲！有殷其雷，胡為乎來哉？

二、宋康王射天滅國

宋有雀生，史占之曰：「吉。小而生巨，必霸天下。」康王喜，起兵滅滕，敗齊楚魏，取地數百里。乃愈自信其霸，欲霸之亟成，射天笞地，斬社稷而焚滅之。為長夜之飲於宮中，室中人呼「萬歲」，則堂上之人應之。堂上之人應之，門外之人又應之。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。天下謂之「桀宋」。齊伐之，民散城不守，王走死■。

論曰：天何罪乎？宜若有罪然。無故生而驕之，此天之所以取射也。曰：「射之不中，奈何？」曰：「中之矣」。自射其心是矣。

三、智伯驕復反禍

晉卿荀瑤智伯氏，於趙、韓、魏諸卿最強，滅范中行氏，分其地，以為己邑。晉出公怒，欲告齊魯以伐之。智伯反攻公，公奔齊，道死，乃立昭公魯孫，驕而專其政。智伯襲衛還，宴三卿於藍台，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。知國聞之，諫曰：「主不備，難必至矣。」曰：「難將由我，我不為難，孰敢興之？」對曰：「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。今君一宴而辱人之君相，又弗備，曰『不敢光難』，夫誰不可喜而不可懼？螻蟻蜂蟻，尚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？」弗聽。丙戌智伯請地於韓康子，韓康子欲弗與。段規曰：「智伯好利而復，不與將伐我。不如與之。彼狃於得地，必請於他人。他人不與，必向之以兵，則我得免於患而待其變。」與之。智伯悅。又求地於魏桓子。桓子欲弗與，任章曰：「無故索地，諸大夫必懼。吾與之地，智伯必驕。彼驕則輕敵，此懼則相親。以相親之兵，待輕敵之人，智伯必不長矣。不知與之以驕智伯。」桓子曰：「善。」亦與之。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。襄子弗與。智伯怒，帥韓魏之甲以攻之。襄子奔晉陽。圍而灌之，城不沒者三板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韓康子驂乘，智伯曰：「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。」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。襄子乃陰與約，決水灌智伯軍，韓魏合擊之。大敗，遂殺智伯，滅其族而分其地。趙襄子漆智伯之頭，以為飲酒。

四、夫差報越而驕

李之役也，闔閭死，夫差立為吳王。元年，以伯■為太宰。習戰射，使人立於門，曰：「夫差，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仇乎？」出入必應。三年，敗越於夫椒，遂入越。越以甲士五千，棲於會稽，遣大夫種，因太宰■以行成。吳將許之。伍子胥諫，不聽。退而告人曰：「越□年生聚，□年教訓，二□年之外，吳其為沼乎！」吳與越平。初，吳之始用兵於越也。史墨曰：「不及四□年，越其有吳乎？越得成，而吳伐之，必受其凶。」九年，吳北伐齊，越子來朝，王及諸大夫皆有賂。子胥曰：「是豢我也。」諫又不聽。及敗齊於艾陵，賜子胥屬鏤劍以死，曰：「盈必毀，天之道也。樹吾墓，可材也，吳其亡乎！抉吾眼置吳東門，以觀越之人也。」□四年，夫差驕益甚，北會諸侯於黃池，爭長。是時，國內空，王居外久，士卒罷敝，勾踐伐吳，虜太子友。吳乃厚幣以與越平。□八年，越益強，敗吳師於暨澤。二□一年，遂圍吳。夫差使王孫雄行成於越，亦如會稽之事。勾踐欲許之，范蠡曰：「聖人之功，時為之庸；得時弗成，天有還形。天節不遠，五年則反；小凶則近，大凶則遠。今君王不斷，其忘會稽之恥乎？」乃不許，欲遷夫差於甬東，予百家居之。夫差曰：「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今陷此？」遂自剄。越滅吳，誅太宰■而歸。

論曰：夫差之敗，以不聽子胥殺勾踐乎？非也。夫差之亡，非在釋勾踐時也，在黃池爭長時也。使吳能勤政修德，恭儉愛民，如初年報越之時，即百勾踐安能報吳哉？釋越愈以重吳耳。乃館娃歌起，花徑香浮，使霸業雄心消沉於蛾眉弱骨之中，非越滅吳，吳自滅也。天之所亡，越乘其弊矣！

五、苻堅驕兵天敗

秦苻堅弑秦主生而自立，以王猛為司隸校尉，軍國事皆委之。燕慕容垂以內難奔秦，以為冠軍將軍，晉太和五年，秦使王猛伐燕，執燕王暉，遷鮮卑四萬戶於長安。陽平公融以為憂。晉寧康元年，秦光明殿有人大呼曰：「甲申乙酉，魚羊食人。悲哉，無復遺！」堅命執之，不復見。及王猛疾篤，堅訪以後事，猛曰：「晉僻處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不可輕圖。鮮卑西羌，我之仇敵，終為人患，宜漸除之，以便社稷。」言終而卒。晉太元七年，堅令群臣於太極殿，謀欲伐晉。群臣以為不可，獨冠軍慕容垂勸之行。明年八月，遂大舉入寇。民每□抽一丁，其良家子少年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長安戎卒六□餘萬，騎兵二□七萬，以慕容垂為前鋒，姚萇為龍驤將軍。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。運漕萬艘，旌旗金鼓，照徹天地。晉以謝石為徵討大都督，謝玄為前鋒，與將軍謝琰、謝彬等帥兵八萬拒之。秦兵逼淝水而陣。玄使謂秦陽平公融曰：「君懸軍深入，置陣逼水，此持久之計，非欲戰也。若移陣少卻，使我真得渡以決勝，可乎？」融信之，麾兵使卻。因退不可止。玄引兵渡水擊之。融馬倒為晉兵所殺，秦兵遂潰，自相踐藉而死者蔽野塞川。聞風聲鶴唳，皆為晉兵。死者□七八，堅單騎走歸。慕容垂遂自立為燕王，姚萇亦起兵為後秦，大破秦兵，執堅於五將山，殺之，遂符甲申乙酉之讖。

論曰：當堅以投鞭斷流之眾，南下襄沔，已目無全晉矣。桓衝以根本入援，安石借放游坐鎮，亦無策之極也。卒乃乘天之勝，坐敗驕虜，天定勝人，信不誣哉！

六、魏齊無禮范雎

范雎，魏人也。字叔。昭王時，與魏中大夫須賈同使於齊。齊王雅重雎名，賜雎金。須賈忌之。歸魏告相魏齊曰：「雎以陰事私語齊，因得齊金。」魏齊大怒，笞擊雎，折脅折齒，幾死，以簣卷置廁中，使賓客醉皆溺雎。雎佯死得脫，更名張祿，西走秦。見秦王，大悅，立談而拜相，逐穰侯，廢太后，封雎為應侯。當是時，秦以張祿為相而魏不知，以為范雎已死矣。秦欲東伐韓魏，魏王恐，使須賈如秦。雎因微服行見賈，為之御車。賈憐其不死，贈以袍，曰：「范叔一貧至此哉？」因避去，門下曰：「此吾相張君也。」賈大驚，肉袒膝行，泥首請死。范雎乃大張帷帳鐘鼓，列美人、武士，請秦之諸侯、大臣，與坐堂上，奏樂設食，裸坐須賈於堂下，置豆其前，令黥徒夾而馬食之。曰：「吾所以不殺汝者，以緜袍戀戀，尚有故人情耳。為我告魏王，急持魏齊頭來。不然，我且屠大梁！」須賈歸，魏齊自剄。

論曰：夫虞卿，天下賢人也。以魏齊之故，不重卿相之位而與之間行，困於梁趙，必有所以取之者矣。齊乃居高不察，信讒而辱士，卒取喪身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」然則富厚勢位，固可恃乎哉！

七、衛侯殺嬖人渾良夫

衛靈公世子蒯聵，得罪於南子也，出奔。靈公卒，聵之子輒嗣位。拒聵不得入，居於戚。蒯聵之姊適孔文子生慳，其僕渾良夫長而美。文公卒，與內通焉。孔姬常使人視太子於戚，聵與之言曰：「苟使我入國，服冕乘軒，三死無與。」與之盟，為請於伯姬。良夫與太子入，舍於孔氏之外園。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假以姻妾，遂入，適伯姬氏。既食，伯姬杖戈而先，與良夫共迫孔悝於廁，強盟之，遂劫以登台，使石乞孟■殺季路，輒出。

八、田蚡呼服謝罪（原版原有缺文。……田蚡大怒，未發。及以太后詔，往賀。魏其起行酒，武安稍倨。夫怒復侵武安，並辱列侯。武安遂縛夫劾不敬，當棄市。魏其救夫急，因短武安。太后怒，以□二月晦，矯召殺魏其灌夫於渭城。明年春，武安君病，

見魏其、灌夫共殺之，呼服謝罪而死。

論曰：三人皆有現報焉。竇嬰以椒房之親，僭位列侯，親替不衰，不能杜門謝士，以觀世變，悻悻然與貴戚侮，亦過矣。田恃權快憤，逞凶德而誰何，卒至夢囈呼服，以償以魄，何道之速也。若夫好勇不好學，履虎而噬人，灌夫豈可宗乎？

九、單子知三郤之亡晉之興

《國語》曰：柯陵之盟，單襄子見晉厲公視遠步高，晉郤錡見其語犯，郤錡見其語迂，郤至見其語伐，齊國佐見其語盡，魯成公見，言及晉難及郤犇之譖。單子曰：君何患焉。晉將有亂，其君與三郤當之乎？」魯侯曰：「寡人懼不免於晉。今君曰將有亂，敢問天道乎！抑人故也。」單子曰：「吾非瞽史，焉知天道？吾見晉君之容，聽三郤之語矣，殆必禍者也。夫君子目以定體，足以從之。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，目以處義，足以步目。今晉侯視遠而足高，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，其心必異矣。目體不相從，其何能久？氏，晉之寵人也。三卿而五大夫，可以戒懼矣。高位實疾債，厚味實臘毒。今伯之語犯叔迂季伐，犯則凌人，迂則誣人，伐則掩人，有是寵也而益之，以三怨其誰能忍之？雖齊國子，其將與焉。立於淫亂之國，好盡言以招人過，怨之本也。齊其有乎？」是年，晉殺三郤。明年，晉侯弑於翼東門，齊人亦殺國武子。初，晉伯宗、伯州犁、欒弗忌，皆賢大夫。三郤譖而殺之。州犁奔楚。韓獻子曰：「氏其不免乎！善人天地之紀也，而驟絕之，不亡何待？」故終不免。《國語》曰：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，立無跛，視無還，聽無聳，言無遠，晉國有憂，未嘗不戚，有慶未嘗不怡。襄公有疾，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：「必善晉周，將得晉國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則得天地。天地所祚，小而後國。晉仍無道而鮮胄，其時失之矣。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。」乃厲公被弑，迎而立之，生□四年矣。是為悼公，後霸晉。

論曰：單子知其道乎？聽言而知亡，觀行以知興。子曰：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」單子之謂矣！

一□、王季子知魯叔孫氏之亡

《國語》曰：定公八年，使劉康公聘於魯，發幣於大夫。季文子、孟獻子皆儉，叔孫宣子、東門子家皆侈。歸，王問魯大夫孰賢，對曰：「季、孟其長處魯乎，叔孫、東門其亡乎？若家不亡，身必不免。」王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臣聞為臣必臣，為君必君。寬肅宣惠，君也；敬恪恭儉，臣也。寬所以保本也，肅新以濟時也，宣所以施教也，惠所以和民也。本而保則必固，時動而濟則無敗功，教施而宣則遍，惠以和民則阜。若本固而功成，施遍而民阜，乃可以長保民矣。其何事不徹？敬所以承命也，恪所以守業也，恭所以給事也，儉所以足用也。以敬承命則不違，以恪守業則不懈，以恭給事則寬於死，以儉足用則遠於憂。若承命不違，守業不懈，寬於死而遠於憂，則可以上下無隙矣。其何任之不堪？上作事而徹，下能堪其任，所以為令聞長世也。今夫二子所儉，儉其能足用矣。用足則族可以庇。二子者侈，國家弗堪，亡之道也。」王曰：「何？」對曰：「東門之位，不若叔孫而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二君。叔孫之位，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三君。若早世猶可，若登年以載，其毒必亡。」□六年，宣公卒。赴者未及，東門氏來告亂。子家奔齊。簡王□六年，魯叔孫、宣伯亦奔齊。

論曰：有味乎！登年以載其毒之語。君子當用三復矣！

□一、王氏一門五侯

漢成帝元年，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、大將軍，領尚書事。夏四月，黃霧四塞。諫議大夫楊興以為諫，不聽。又封王譚、王尚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時，同日皆為列侯。由是權傾中外，爭以奢侈相尚。適嘗病欲避暑，從上借光明宮，穿城引水，注第中大陂以行舟。所作土山漸台，象白虎殿。時司隸尹光知其奢僭不軌，不敢舉奏。卒以新莽之禍而夷其族，塚墓掘發，揚屍於外。

論曰：高位實疾債，厚味實臘毒。壘棋則覆，浮器則溢，天之所以善概也。

□二、何晏以妄誕致禍

魏何晏附曹爽用事，自以為一時才杰，人莫能及。嘗為名士品曰：「惟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。惟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。惟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」蓋以自況也。晏性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，篤嗜老莊，與夏侯玄、荀爽、王弼之徒，競為清談，祖尚虛無，以六經為聖人之糟粕。天下士風，為之一變。平原管輅善易數，晏問之曰：「試作一卦，能至三公否？」輅曰：「君侯位尊勢重，懷德者鮮，殆非求福之道。」輅舅聞之，責其方太切。輅曰：「與死人言，何足畏耶？」魏嘉平元年，以曹爽之黨，為司馬懿所誅。

論曰：魏承漢末，士習多相標榜，賢者猶籍道以取名，狂者遂粉飾而敗教。其後名盛質衰，流為異類，乃有華夷之變。故學術關乎風氣，作之俑者，天獨厚其罰數？

□三、曹爽驕縱

魏明帝景和二年，以曹爽為大將軍，受遺詔輔政。時何晏、李勝等皆有才名而急富貴，爭於附爽。因大舉徵蜀，欲以兵威制天下。驕奢無度，飲食衣服，擬於乘輿。又私取才人以為伎樂，作窟室綺疏四週，與晏等縱酒作長夜飲。及出城為司馬懿所劫，猶曰：「司馬公忌我權耳，我猶不失富家翁。」遂收印綬，為懿所殺，與晏等夷三族。

論曰：吾於紈綺子何誅？爽不亡而懿不晉矣。是亦天這報奸瞞也。

□四、顏竣父知子禍

宋光祿大夫顏延之，子竣，以佐命武帝有功，貴重一時，無出其右。延之性樸儉，布衣茆屋，蕭然如故。竣所資供，一無所受。嘗乘羸牛笨車，逢竣鹵簿，即屏在道側，語竣曰：「吾生平不喜見要人，今不幸見汝。」竣嘗起高宅，延之歎曰：「好為之，勿令後人笑汝拙也。」延之嘗早詣竣，見賓客在門，竣尚未起，延之怒曰：「汝出糞土之中，升雲露之上，遽驕傲若此，豈能久乎？」竣丁憂逾月，起為右將軍、丹陽尹。竣固辭不許。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，賜以布衣，絮以綸。遣主衣者，就衣竣體。仕至東陽州刺史。及王僧達得罪，疑竣所譖，宋主怒，收付廷尉，折足賜死。徙妻、子於交州，沉之於江。

論曰：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竣無大惡，以驕寵殺身。嗚呼！雖父之賢，不能保有其子。驕之於人危矣哉！

□五、王毛仲滿寵殺身

唐玄宗開元□九年，王毛仲為閒廄使，馬孳息至四□三萬。上大悅，加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。以嚴察乾力有寵，多官附之輻輳。毛仲嫁女，上問何須，毛仲頓首曰：「諸事皆備，獨少客耳。」意謂宰也。上曰：「朕為汝明日召宰相與諸達官詣之。」其寵如此。毛仲求兵部尚書，不得，意甚怏怏。生子三日，上命高力士賜之甚厚，且授兒五品官。毛仲抱兒示力士曰：「此豈不堪作三品耶？」力士歸奏之，上大怒，賜毛仲死。

論曰：毛仲死乃殺一豚犬耳。牧豎小人，何知品器之重輕乎？玄宗屈宰相而封乳臭以寵之，加冠於足，不亡亦幾希！

□六、謝靈運傲物自亡

晉謝靈運為宋秘書監，恃才放逸，多所陵辱。好為山澤之游，窮幽極險，從者數百人，伐木開徑，百姓驚擾，以為山賊。為會稽太守孟所糾，游放自若。宋主使收之。靈運執使者，興兵逃逸。追討擒之降，徙廣州。後以賦詩得禍棄市。

論曰：山水登臨，乃有道之高躅；詩酒放廢，亦幽人之騷懷。皆以不得其當而中倫慮焉。故陶潛不仕，非為沉湎；季鷹掛冠，非因純■，皆有微蕪之隱情，托為肉之去志。若夫既食祿而不愧，即受法而從官，乃以鑿壞為高止，採藥為冥行，矯誣世俗，滅絕倫類，殫窮民力，卑污仕途，是周穆王之好游，秦始皇之封禪，皆可以高三代而迴千古矣。故曰：幽居而不淫，蓋君子之自得，非放意而肆志也。

